

青未了



# 我的老师我的班

□台应新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我从泰安乡村的姥姥家回到济南上小学。记得那个时候新生入学要经过两项考试:一是能够正确辨别卡片上的颜色;二是背诵阿拉伯数字,要求从1数到50,不能有背诵顺序上的错误。爸爸陪我在纬九路小学报名、考试的时候,担任主考的老师当场对我爸爸说,这个孩子不符合上学的条件。理由是,尽管我能通顺地把阿拉伯数字从1数到100,但是我的发音是浓浓的“泰安腔儿”。阿拉伯数字2,我发出的泰安音是乐(le);阿拉伯数字22,我仍然发出的音是乐拾乐(le shi le)……

第二天,爸爸又揣着一丝希望,陪我到离家较远的纬十路小学试一试。当时一位叫蒋士芬的老师忍住笑,耐心听我背诵阿拉伯数字。之后,我又一句不差地背诵了“小九九口诀表”,蒋老师一边听一边看我写的横平竖直的方块字,当场向我爸爸承诺,她马上给校长汇报,保证让我按时上学。

后来,蒋士芬老师就是我的一年级班主任。

上了中学,班主任老师姓崔,

标准的中年男子,教化学课。由于崔老师的面容黑里透红,讲起课来双目圆睁,因此上课时我们大都是眼看黑板或侧着脸听讲。每当他站在课桌前批评我们时,我们害怕的不是他的大嗓门,而是他那张涨红的脸和那双突出的黑眼珠。大家背后窃窃私语地说他发脾气是化学反应,是“氢气球要爆炸”的前兆,有同学就给他起了个绰号——“催化剂”。

“催化剂”这个绰号,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叫,不敢喊出来。因为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化学课代表,如果我背后叫他的绰号,万一传到他的耳朵里,我这个全班唯一听话的课代表,也会与他产生“化学反应”,那时候被毁掉的“氢气球”就可能是我。

记得教我们语文课的,是一位身高一米九左右、体形略瘦、留有偏分头的滕老师。滕老师1964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,写得一手极好的毛笔字。他在讲课讲到高兴时,会把一个字或一个词组,分别用隶书体、篆书体或草书体逐一写在黑板上。讲到高潮时,他也会双手各拿起粉笔,背对黑板,同时左右开弓地在黑板上写字或布置

作业。每当看到滕老师这独一无二的“杂耍”动作时,全班学生都会变得鸦雀无声,好奇地瞪大双眼观看。下了课,有时候我们也会双手拿笔、背对黑板写字“临摹”,其结果可想而知。

我上中学的时候,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期。我们认为学习好与不好都一样,因为毕业后早晚要“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,所以,上课时随便走动、说话打闹、看书睡觉是常有的事儿。但是,滕老师上课时,他有一个要求:你可以不听课、你可以看小说、你也可以睡觉,但是,就是不能随便说话和打打闹闹。课堂上一旦有学生违规,滕老师手中的粉笔头就会很准确地飞到违规学生的身上。

有一次,我在上语文课时看着小说就趴下睡着了,朦朦胧胧中觉得有东西砸在了头上,引来了全班同学的哈哈大笑。滕老师指着我说:“上我的课,别人可以睡觉,你不能睡。下面布置一篇作文,你要带头写,知道吗!”

毕业十几年后,当我们全班同学经过上山下乡、回城工作、下岗

自谋职业等时乘时散的波折后,有同学组织发起了同学聚会。在那次难忘而欢快的师生聚会上,我们只邀请到了“催化剂”老师和另一位班主任老师。

滕老师不能来的原因是,他已经调到某大学任教了,教学工作很忙,听说他的书法已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,他书写的隶书《望岳》,曾经被全国人大征集,并陈列在全国人大办公楼内。这位滕老师,就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济南某大学教授,我曾经的中学语文老师——滕西奇。

# 老师好



# 有一种职业是老师

讲台上,书桌边,寒来暑往,不惜心血点点。浇花朵,育桃李,方能春华秋实。

□宋尚明

在我常常模糊的记忆里,有一个男孩正一点点清晰起来。他小时生得并不好看,但长大竟是浓眉大眼,细高的个儿,只是后来多了副眼镜,把好看的眼睛遮住了,增添了些中年学者的风度和气质。

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,他刚好上高中,听说临近高考,他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“决不当老师——×××执笔”几个字。尽管故意弄得字迹歪斜,但还是被班主任看出端倪,很快把“执笔者”揪了出来,足足在课堂上亮相一刻钟。

不过人的一生,怎么可能“一帆风顺”呢?当初写下诺言的他,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报考了师范。大学毕业后,又由“不幸到万幸”地留校工作了。这个“不幸到万幸”的话,也是对他家人说的。再后来,他一路又读了研究生、博士,现在,他已经是知名度很高的大学教授,学校某系的教导主任。

他的学生如今也成了一名教师,承袭着他的职业,一步步从山区走向城市,学成之后返回故土。教高中的有之,教初中的也有。不论在哪个岗位,都在运用他传授过的知识,答疑解惑,教书育人。哪怕是在强烈的地震面前,都怀着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,尽量地掩护孩子们转移,抢救国家财产。

在陕西一个偏远山区,也曾有一位他的学生,毕业后回乡教书,因为高原强烈的光照害了眼病,只做了一名初中教师。那年他到当地考察,这位学生听说后

专门去招待所探望,望着一脸风尘的昔日学子,为了山区的孩子们,像春蚕吐丝一样付出生命最宝贵的年华,他感慨万千!

也就是几年前,他开始给我写信,使用很激昂的措词。他说以前是那么不理解老师这个职业,误打误撞进教育行业后,得到知识的同时得到人们的尊重,这是他始料不及的。当年他在黑板上写的那些字,现在想一想既好笑,又使人惭愧。好笑的是他终于还是当了教师,不管是大学还是小学教师,他庆幸自己没有走错这步人生路;令人惭愧的是那时的自己,竟是这样的无知。

前不久,正是玉树地震之后,他说有个行程到贫困山区,考察师资缺乏的学校,赞助或推荐义务教育工作者。教师节前夕,我收到他的手机短信,上写着:“讲台上,书桌边,寒来暑往,不惜心血点点。浇花朵,育桃李,方能春华秋实。”

他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弟,姓杨,叫冠宇。在整个家族中,我和他都算上,就有12人在做老师。

## “白马王子” 张老师

□刘敬胜

张老师,个子不高,踮起脚尖才过一米六,脸又黑又瘦,在阳光的照射下能泛出金属般的光泽。也许是因为脸太过瘦削,使颧骨突显出来。他的一双大眼睛却炯炯有神,透着一种博学的睿智。

张老师虽然脸黑,皮肤黑,却极喜欢穿白色的衣服。夏天是一条白色的牛仔裤,白色的衬衫或背心,冬天就是白色的羽绒服,甚至连他的毛衣都是纯白的颜色。在他的身上,除了黑色的皮肤,就是白色的衣服,你几乎找不出其他的颜色。白色的衣服容易弄脏,张老师的衣服却什么时候都干干净净,一尘不染。

时间长了,全班同学充分发挥了集体智慧,给张老师起了个大名鼎鼎的外号——“白马王子”。张老师知道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不仅没生气,而且还乐呵呵地笑了:“谢谢同学们啊,没想到,我这么黑,今天还能有个‘白马王子’的美名。只是一个‘白马王子’太孤单,同学们最好能再给我找个‘白雪公主’陪着我,给我洗洗衣服,那就完美。”

张老师上课有特点。每次上课都是两手空空,不带教科书,也不带教案。他说,东西都印在脑子里,带着书和教案纯粹是无谓的浪费。起初,同学们对于他的“狂妄”都很怀疑,一个老师连教科书和教案都不带,还怎么讲?但是,一节课后,同学们所有的疑惑都烟消云散,心里剩下的只有佩服。张老师能随口说出写在黑板上的定理和例题在课本上的哪一页,哪一行。有一次,同学们为了考验他,随便说出了课本上不怎么重要的一段话,问张老师是哪一页的,张老师张口就说了出来,并且完全正确。

张老师另一个让我们佩服的原因,是他对于上课时间的把握。上张老师的课不需要关注下课的时间,你只需要等着“下课”两个字从张老师的嘴里说出来,下课铃声几乎同时响起。张老师说,浪费同学们的休息时间和浪费同学们的上课时间,都是图财害命!

张老师教我们《电机学》,这是一门比较乏味的理工专业学科,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,张老师每节课的中间都抽出10分钟和我们一起探讨古典诗词、中外名著,或者讲几个笑话引起大家的兴趣。也就是那时,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说起来,张老师还应该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呢。

张老师比我大4岁,是10年前我在山东省水利学校求学时的老师。

## 2010齐鲁秋季汽车展示交易会

时间:2010年9月9日—12日 地点:济南国际会展中心—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

临沂分会场 时间:9月17日—19日 地点:临沂鲁南国际会展中心  
济宁分会场 时间:9月24日—26日 地点:济宁市体育馆

主办单位:齐鲁晚报·生活早报 ○承办单位:山东东方晚报天一国际会展有限公司、齐鲁晚报今日报社、齐鲁晚报今日新闻

协办单位:山东华联集团 山东领克汽车有限公司 ○车展指南:0631-86199006 ○汽车用品招商:0631-81769919 李勇 ○装饰内外广告位招商:0631-81739008 刘培元

济南、临沂、济宁黄金车市三地联动 齐鲁车展开启“联合会”模式